摇图书在版编目（悦耀孕）数据
摇幻想之眼：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 摇张文质著援—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圆猿员源援员
摇ISBN 978-7-5675-3253-1
摇Ⅰ援幻…摇Ⅱ援张…摇Ⅲ援教育—文集摇Ⅳ援G40-53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耀孕数据核字（圆园员源）第 员源源源源员园员号

大夏书系·名家名品

幻想之眼：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

著摇摇者摇张文质
策划编辑　吴法源
文字编辑　任红瑚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摇摇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猿远缘号摇邮编 园园园园远圆
电摇摇话　园圆员原远圆源猿缘源缘缘转各部 摇行政传真 园圆员原远圆源猿源园缘缘
网摇摇址　www. ecnupress. com. cn 摇www. hdsdbook. com. cn
市 场 部　传真 园圆员原远圆源园园园园摇园圆员原远圆源园园园园
邮购零售　电话 园圆员原远圆源愿愿愿愿摇园圆员原缘源源园愿愿愿

印 刷 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摇摇本　远园毫米伊怨远毫米摇员远开
印摇摇张　员源
插摇摇页　圆
字摇摇数　员园园千字
版摇摇次　圆园员远年 员圆月第一版
印摇摇次　圆园员远年 员圆月第一次
印摇摇数　员原员园园
书摇摇号　摇ISBN 978-7-5675-3253-1/G·圆愿缘猿
定摇摇价　员愿援怨园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园圆员原远圆源园园园园联系）

写在前面

摇摇我是一个时常朝着桌子凝望的人，在我细细碎碎的耐心中，混杂着感伤、逃逸和对生活的想象。我存在于今天上午我停留过的一个场景中，存在于一本打开的书籍偶然的一页，也存在于某一节课的间隙——一个表情生动的三年级的男孩和我交换了彼此探问的眼神……有时伫足，有时行走，我围浸于教育深长的思绪，仿佛有一扇窗户，只属于我一个人。

目 录

写在前面 辕员

仇恨还是宽恕 辕员

满脸羞愧 辕圆

用另一种声音执勤 辕猿

在低处飞翔 辕源

圆猿年 源月 缘日：思绪所及 辕员圆

野地里的灵魂 辕员猿

单向街，或潮湿的冬天（之一） 辕员源

单向街，或潮湿的冬天（之二） 辕员缘

单向街，或潮湿的冬天（之三） 辕员圆

无力想象 辕员猿

献给林少敏 辕员源

活得匆忙 辕员圆

自己面对 辕员猿

每天一个转念 辕员缘

在北京短暂的停留 辕灵源
成为懒人的 员缘条理由 辕灵苑
被排除的人 辕灵园
路一直在走 辕灵圆
生活是一个零 辕灵源
想象教育 辕灵苑
想起一个词 辕灵愿
对生活的一条注释 辕圆园员
退缩 辕圆园
现在，我属于一个念头 辕圆园缘
生命中的重力 辕圆园猿
生活在愧疚之中 辕圆园愿

摇摇

仇恨还是宽恕

摇摇*1.* 不是仇恨，而是宽恕。如果是仇恨的话，我们就把自己降低到多年来压迫我们的那些人的水准。

2. 读到一些文字，我会奇怪地想：“要是斯大林同志看到这些，一定会直接把这个人抓起来枪毙了。”

同样奇怪的是，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对我来说其实极为陌生的斯大林同志。我很喜欢这样想，斯大林同志让我感到一种特殊的力量，一种我根本就不明白的魔力。有时，我也乐于收集据说是关于斯大林同志轶事的文字。

他已经死了很久了。我没去计算到底死了多久，更没有去探究（也无从探究）他是怎么死的。总之，他肯定是死了。我凭什么认为他一看到某些文字就会生气呢？

很多年来，我常常就是这样想问题的。简直不由自主。而我是那样的热爱俄罗斯文学，经常我就是读着这些文字，试图去弄明白斯大林同志的。

3. 北岛在他的《时间的玫瑰》一书的后记中说：这是一

个破铜烂铁的时代。

4. 有时，我想要接着写另一本《唇舌的授权》，可是，我已经变得消沉了许多。或许，我写作的目的要比那个时候明确，所以有些散漫的事今天是很难做成了。

5. 智慧之书往往是含糊其辞的。

6. 王尔德曾经写到：大多数有个性的人都被逼成了叛逆者，他们把一半力量都浪费在抵触磨擦中了。譬如，在与英国人的愚蠢、伪善和庸俗作战中，拜伦的个性大受损耗。这种战争并不总能增强实力，他们通常会使弱点更加恶化。拜伦从未给我们那些他本来可能给我们的东西。

王尔德还写到：完美个性的基调不是反叛，而是安详。

7. 有时我说，“我”或者“我们”，偶尔说到“你”。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指的其实都是“微小而具体”的“我自己”，“我们”也不过是复合的、仿佛略微有点漾开的自己。所有的文字，首先就是自我倾诉，犹如一个胆小的人独自走在漆黑的夜路上弄出的自我安慰的声响。

8. 然而，我也总是要为具体的倾听的耳朵，诉说着这些话语。当我写作时，我非常清楚他们都是谁。

9. 里尔克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

玫瑰，
纯粹的矛盾，

乐
为无人的睡梦，
在众多
眼睑下。

10. 更多的时候，我总是努力把办公桌变成自己的书桌。有时，这像是一种秘密工作。

不过，任何的打断也是允许的，我已惯于从打断处重新开始。这一点不是才能，而是适应，是比较恰当的自我调适。

很多人会对我说：没想到你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工作。其实，一张当我阅读与写作时还算安静的桌子已经够了。它质地坚硬，无论多大的写字本都放得下。

11. 有些文字，当我行走在路上时，会反复在我的头脑中鸣响。你非把它写下来不可。不过写下来的文字总比不上仍在你大脑中鸣响不已的那些神奇。

12. 我抄录王尔德前面的那段话时想到，这段文字，刘良华一定喜欢。总之，我一边抄录一边就想到了刘良华。刘良华可以在电话中和我聊教育，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和他在教育方面，在人生一些微妙的感悟方面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的另一个朋友肖川则非常不喜欢在电话里聊天，他经常强调这一点。我们通电话往往是有事说事，点到即止，谈话总是简短的。

另一个广东的朋友许锡良，给我发来短信说，他高票通过的职称最后还是被主管厅刷下来了。他肯定难过极了。后来他针对我的安慰又发来短信说，我们都得耐心地活着，争取能够活得更长一些，这样总会有机会，然后，他又奇怪地写到：这

事要是刘良华知道了，又会说我这个弱者活该！

刘良华和许锡良是一对经常进行思想交锋的好朋友。人有时候真是有意思，职称被刷下来，已经够难受的了，但这还不算完，你的一位朋友早就提醒过你，你不听，还嘴硬，这下不是很快应验了吗——有时，你不能不说其实这更是一件伤自尊的事情。

也许，人根本就不可能“惟我”地思考问题。

13. 因而，我说，我真正喜爱的一定是轻柔的空气，宁静的话语，毫无意识地滑过我耳际的遥远的歌谣——我从办公室走回家，我也怜悯那些不断让我生气的人。

14. 在阳光下的冬日午后，你的心很快就柔软下来。你多么愿意你的心情配称着这样的天气，有时候你还会有拿起电话和朋友聊上几句，赞美几句好天气的冲动。

美国作家玛·奥利弗有这样令人感佩、奇怪的句子：

> 秋天，当我在木头堆里看到一只黑色的蟋蟀，我不去惊动它。当我看见从岩石上啃掠而过的青苔，我轻柔地抚摸她。
>
> 可爱的表姐妹。

她说的是秋天。冬天，在明媚的午后阳光中，有时人会感到忧伤，但不会感到孤独。冬天，你不必向生活道歉，你的忙碌，至少在正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之间是恰当的。

15. 不要忙着“做研究”，不要忙着把什么都往教育上扯。

是的，有时候，仅仅就是阅读，沉思，看望，路过；有时

候，则是随便说上几句，没有什么样的愁苦值得你那么认真。“我在世界上行走，我爱上了这个世界。”这句话也是玛·奥利弗说的。

16. 我写的，是我不忍舍弃之书中的一个章节。最终，我总是要舍弃的，仿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写下了一些文字。心中有些宽慰。这是一种非物质的自我喂养。

17. 我是一个停留者。

18. 有时，我这样想：我写的是一本“也许之书”。

19. 总是，忍不住：也许……它比脱口而出来得还要快。目光所到，我的心意也到了。

20. 我也想试着这样说：我已偃旗息鼓。至少很多时候我接近了这样的状态。很快。我努力着使自己成为一个和善的老头。今天的生活已处处为此做着铺垫。

21. 我安静地坐着。我的身体归于安静。我总是有时间，总是有办法让自己腾挪出一个适宜的洞穴。

22. 我的朋友肖川总是说，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影响；我的朋友刘良华，虽然没这样说，但他一定也希望有更大的影响。他们都是不错的人，确实应该有更大的影响。

不知为什么，我写完这一句，心里就特别暖意地笑起来。

23. 还有的时候，我还会为“建构”、“解构”，“学说”、“体系”、“学派”，某某“叙事”，所有的努力，心里也同样暖

意地笑起来。

24. 我会对编《生命教育》教材时认识的年轻朋友徐莉说，中午，我们上哪儿吃饭吧。其实，我是在电话里从福州对远在武汉的徐莉说的。当然，这样的感觉挺好。

世界总是现实的，也是象征的，我们很多思想、习惯、奇思怪想，私密的、不能与外人道的爱好，甚至怨恨都端赖于这样的世界。

25. 我害怕为写好的书、编好的书或友人的书写序、跋或者后记。但是这样的工作总是时时要做。

最近又连着做这样的事情。

26. 福建电视台《新闻启示录》的记者就农村留守孩子问题专访我。他说，在莆田一地，就有十万这样的孩子。十万啊，城市教育肯定有它的问题，这些无助的、生活在危险中的孩子，让我真的很难过。我说，我只能说出这件事情有多么严重，后果多么不可预测。但，我不知道怎么办。父母们都忙着最底线的生计，他们已经顾不得许多，在他们的身后是无数“十万”的留守儿童，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令人担忧的。

27. 回顾这一年，我写的文字并不多，书也读得不多。还是像惯常一样，我大约听了一百节课，见过无数的中小学教师。我听课，也没有记录太多。

28. 有时候，一天只需要摘抄一个句子：我要全身心地像我活着的这样活着。

29. 有时候，我不知道朋友们都在忙碌什么。我想（不过我从没有告诉他们），有时候，我们就摘抄一个句子，然后多注视一会儿。

30. 我常想，我也是这样做的，有些文章你真的不能急着一口气读完，你要歇一会儿，有时还要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慢慢地，一句一句地，直到你好像忘记了，再从头开始又一句一句地读，反反复复，你几乎要嫉妒这些句子。你合上书时，甚至想对自己说，感谢上帝，我写下了这些文字。

31. 我又突然想到，有太多也喜欢阅读的教师太眷恋对所谓“教育作品”的阅读了。

32. 这句话肯定也是片面的独断之论。好在，我确实是知道一些真实的情况。当然，谁都无权干涉一个人的阅读。我想的是，当我阅读，比如像今天阅读玛·奥利弗时，我在心里默数了几个可以和我分享的人。

33. [redacted]年，我写的比较多的，仍是冠以“十字路口的教育札记”篇名的一些文字。浓缩的，不断往骨头中回收的复杂的语绪。说复杂也不算准确，不如说，我比较克制，也急于要找到适合的控制。

34. 我要坦诚地说，[redacted]年末还算不错，我的思考又变得比较放任了。不是“笔随心动”，而是“心随笔动”。

35. 我总是非饱和、敞开的。有时是停顿、回头张望的。

36. 音乐家巴伦博依姆说，有两种感受很难在一起：勇气和敬畏。敬畏的感觉通常会使人们产生恐惧和被动的心态；而勇气带给人们一种极端的自我满足感——拥有勇气你很难会有敬畏的感觉。我们通常会遇到矛盾的时刻，对我来说，这些矛盾正是帮助我们理解生活的重要元素。

37. 坐在飞机上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一个和这个词有关的句子：其他人；我是其他人。

有一种很奇妙的洞开的感觉：我是其他人。我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确切而言，我只能在其外，既是被排除的，又是自愿的。比已经被用滥的“生活在别处”要切近于我这会儿的心境、状态，以及我生命中始终隐身其间的自我确认。

38. 我坐在讲台上，总是不知该从何处开始。这个会议室的坡度非常大，不用抬头也能看到入口处刺眼的天光。而我看着台下的教师时总是受制于光亮的侵袭——一种颇不自在的状况，那么，就从这样的应对中开始吧。

39. 刚听了一节高中二年级的作文评改课。教师是从高考语文评卷时一份作文所费时间通常仅有 30 秒开始的——我们怎样在 30 秒时间里赢取评卷者更多的肯定，我们最需要做什么——我知道这个 30 秒，甚至连 30 秒都不到，30 秒时间也不可能人人专心，但是你的命运却可能因此被决定了，无论作文的分值是 50 分还是 70 分，无论 12 年苦读所花费的是多大的心血！一方面是极其严苛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是一贯的漫不经心，熟视无睹，“草菅人命”。

40. 然而，我们几乎只能如此：应试作文，只有一条谁也难以退出的窄路。

41. 一所中学的校长被“双规”了，马上，整个县关于教育的各种告状信，漫天飞舞。

42. 无时无刻，你总是要说，“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一下子就展开了，你却无从知晓结束于何处。现在我特别喜爱的其实也是人们经常说到的一个词：体验。

43. 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耐心的注视者。

那天在晋江时一位教研员问我，那么多的教育细节是从何处获得的。上面这句话也许能做出部分的回答。不过，我还要说一句，有时我也倦于注视与记录。

44. 在广州的讲课有点辛苦，许锡良、林海英早上 [illegible] 把我从宾馆接走，到晚上 [illegible] 点我一直在讲话：演讲、对话、交谈，始终处于“过度阐释”状态。

有位教师说，听我的讲座感动得胃痛，应该不是感动，傍晚六点多钟，饿的。

45. 讲课时，我想到了有次听钱理群老师演讲的心得：全情投入，忘乎所以。

美妙的、值得期待的课堂。

46. 在亲近的朋友之间，是不能用智慧的。黄克剑先生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道。

47. 为来自全国各地看上去是如此严肃的校长、教育局长讲“如何建设一所优质学校”，我先幽了一默：演讲大家李敖说他对演讲有三怕，一怕听众们打定主意不鼓掌；二怕没讲一会儿就不断有人出去小便；三，更怕的是那些出去小便的人再也不回来了。

气氛总算活跃了些。

48. 每天寻找一个理由。

每天，我们仍然活着，真是一个不错的理由。

49. 我的课堂是圆形的。是两颗水相遇后的圆形。是水波的荡漾。

50. 澳大利亚作家理·弗拉纳根说：我还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不离题的书。

51. 美国作家福克纳让《我弥留之际》中的木匠卡什·本德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与其盖一座松松垮垮的法院，还不如搭一个结结实实的鸡舍呢！

52. 在一位好老师的眼中，每一张桌子都应该是活的。

53. 那些没有耐心的文字总是平滑，平面，松垮，粗陋。在今天这个时代，“耐心”也是需要勇气的。

54. 有一天中午，我和高旻通电话时，“发明”了一个词：博客式的阿谀奉承。

55. 人心惶惶的世道，总是鸡飞狗跳。

56. 这个时代的乏味、平庸甚至也表现为所有的邪恶总是如此露骨、显而易见。

57. 不算是什么教育发现：我到过的很多小学都没有树木或只种些永远长不大的矮树，我费心地想了很久，突然明白了一个小小的秘密。空荡荡、没有“死角”的校园是最便于管理的，同时也省去了管理者很多的麻烦，随便站在哪个窗口都一目了然，一切尽在掌握。后来我再看到这样的校园时，渐渐地就不愿意去细想了。

58. 现在我想抄录什么文字呢？

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文化的人（[illegible]）。“文化”（[illegible]）首先意味着农作：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对土壤的照料，以及按其本性对土壤品质的提升。“文化”衍生性地，且在今天主要地意味着对心灵的培育，按心灵的本性对其内在能力的照料和提升。就像土壤需要培育者那样，心灵需要老师。但老师的产生可没有农夫那么容易。老师自己也是，且必须是学生。但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最终必须要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这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那些伟大的心灵，或者，为了避免在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含混表述，就是那些最伟大的心灵。这些人实乃凤毛麟角。我们在任何课堂都不可能遇到他们。我们也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遇到。一个时代有一位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然而学生们为其实践

目的，无论其熟练程度如何，都可以接近这些老师，接近这些最伟大的心灵，只要他们阅读那些伟大的书。因而自由教育由以适当的态度研读那些最伟大心灵留下的杰作构成——在这种研读中，较有经验的学生帮助那些经验较少者，包括那些初学者。

——列奥·施特劳斯

59. 徐君给我发来了一篇令人落泪的文章，让我知道我仍只不过是在教育外面走来走去。

眼泪为证

我会常用笑容掩饰自己的张皇和恐惧，但从不否认自己的懦弱。

第一次打完叉，流泪的是我。那天下午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沉闷、压抑、焦虑、恐惧……我一直在大口喘气，握笔的手一直在抖，不用看，我的面色一定是酱紫的，只要一紧张我就会这样。面前是一张卷子，上面有全校教职员工的名字，这些名字有些我很熟悉，有些还很陌生，陌生到一个学年里我们除了在全校大会上匆匆晤面，私底下还从未搭茬儿或相互点头致意。我们必须在卷子上将全校教职员工依照他们的“工作表现”和“实绩”作个排序，从员到员到员到最后一名，不允许并列……再在自己认为不称职的人的名字后面打上叉，员个，一个都不能少。卷子上必须写下自己的名字，再交到校长的手里。“工作表现”和“实绩”校长通过工作总结已经念过了，按照“精神”去勾却并不容易。实在不记

得把叉打在了谁的名下，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因为无法下手而给自己画了个叉。我逃避这个问题，因为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那天回家后，我大哭了一场，先生诧异地问："怎么，被淘汰了？"当得知我只是为了那个叉而痛苦，他叹口气："这有什么，等你被末位淘汰了再回来哭吧。"我结结巴巴地说："可能因为勾不出人来，我给自己打了叉。我想我回家了你是养得起我的，而有的人回家了日子怎么过啊？"他当场气结，将我好好教导一番，骂我什么现在不记得了。反正最后他无奈地说："记得下次无论如何都不要给自己打叉，别以为你高尚，人家只会以为你神经病。"

那段时间我特别怕上班，站在学校门口要无数次给自己打气才咬牙走进校园。下班后我害怕接来自学校和同事的所有电话，在街上遇到和工作相关的人能躲就赶紧快步走过。那时我连找个人诉说的勇气和兴趣都没有，难过的时候，会一个人躲在教学楼顶楼放声大哭。只想离那些人、那些事远点，再远点。无法解脱，我总觉得校园里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着"我给谁打了叉"这个问题，害怕任何相熟者的询问，害怕回忆。对那个统计者我无比敬畏，她掌控着我们每个人的"秘密"，以至于一看到她，我的心脏就疼起来。

当学校发现这样给可能还不认识的同事打叉或者排名显得有失公允，在以后几年的考评操作上便略有些调整。但是基本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教师之间的相互"揭